

曾国藩



张军著

四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目录

曾国藩^④传

张 军 著

第五十五章 河防之策再受挫 制敌无力顾忧惶 001

1. 督提钦差 2. 保留精锐 3. 张之洞被 4. 督臣阿林

第五十六章 兴文指施收捷报 督办书局 002

1. 恢复 2. 督办书局 3. 全数书局

第五十七章 仁主神军情义重 督办书局 003

1. 督办书局 2. 督工神 3. 督提重任 4. 横城北上

第五十八章 湖道堵全力对敌 谋战者步步得意 004

1. 督提 2. 湖道堵 3. 督提重任 4. 重点防御

第五十九章 河防之策再受挫 制敌无力顾忧惶 005

1. 督提钦差 2. 保留精锐 3. 张之洞被 4. 督臣阿林

5. 河防受挫 6. 无力回天



NLIC2971420436

(1-8507-4012-7-870) (1-8507-4012-7-870)

湖南文艺出版社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国藩传 / 张军著.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404-8658-7

I. ①曾… II. ①张… III. ①曾国藩(1811-1872)
— 传记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5420号



张军著

出版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刘茁松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印刷

201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mm × 980mm 1/16

印张: 30.75

字数: 370千字

ISBN 978-7-5404-8658-7
平装: 定价: (全四卷) 198.00元

湖南文艺出版社

目录

第五十五章	河防之策再受挫 制寇无方添忧愧	001
	1. 慈禧独断 2. 保留精锐 3. 婉拒剿捻 4. 留任两江	
第五十六章	兴文治施政地方 养文风创办书局	020
	1. 恢复乡试 2. 写乡试榜 3. 落选士子 4. 金陵书局 5. 亲王撤差 6. 改制水师 7. 整顿盐政	
第五十七章	亡主帅军情突变 剿捻军交卸关防	067
	1. 俯首听命 2. 僧王阵亡 3. 剿捻重任 4. 惴惴北上 5. 交卸关防	
第五十八章	施追堵全力对应 谋战事步步艰险	091
	1. 张贴告示 2. 淮军械斗 3. 震慑悍将 4. 重点设防 5. 竭力应对	
第五十九章	河防之策再受挫 圣宗之墓屡衰败	116
	1. 跟踪追剿 2. 且忧且愧 3. 铭传献计 4. 叩谒祖庙 5. 河防受挫 6. 无力回天	

- 第六十章 以退为进保官文 心灰意冷筹军饷** 147
1. 弹劾官文 2. 自请开缺 3. 师生博弈 4. 西征筹饷
- 第六十一章 心疲惫读书养性 意倦怠门生撑面** 169
1. 古寺求雨 2. 再行河防 3. 湘淮交替 4. 致力洋务
5. 治家格言 6. 烈文预言
- 第六十二章 访旧识眉飞色舞 见太后胆战心惊** 211
1. 三见太后 2. 故交重逢 3. 乾宫盛宴
- 第六十三章 直隶腐败世罕见 总督重典古少有** 236
1. 整顿直隶 2. 练兵治河 3. 带病治事
- 第六十四章 法国人开枪伤民 曾国藩坐堂审案** 261
1. 夜不能寐 2. 画虎类犬 3. 开枪伤人 4. 收拾乱局
- 第六十五章 权轻含悲写遗书 国弱曲求招民怨** 293
1. 预写遗嘱 2. 拦轿申诉 3. 招致民怨 4. 与公使争
5. 国弱曲求 6. 痛悔已迟
- 第六十六章 忍辱负重替罪羊 名誉扫地曾国藩** 334
1. 含悲忍辱 2. 全力补救 3. 流放府县 4. 受过官员
5. 勉力鸿章

第六十七章	隐情深草草结案 晦气重忙忙冲喜	361
	1. 密询水师 2. 了解奇案 3. 夫妻同病	
第六十八章	图未来送出幼童 办外交接见洋人	382
	1. 幼童出国 2. 颇感忧虑 3. 江南总局 4. 接见洋人	
第六十九章	选女婿慈父情深 说后事总督心哀	403
	1. 考察女婿 2. 女婿入赘 3. 公事无尽 4. 安排后事	
	5. 竭尽残力 6. 遗训儿孙	
尾 声		435
	1. 命丧江宁 2. 死后荣宠 3. 归伏龙山	
附 录		457
	谕赐祭文一	
	谕赐祭文二	
	谕赐人祀贤良祠祭文	
	国史本传	
	御制碑文	
	神道碑	
	墓志铭	

第五十五章 河防之策再受挫 制寇无方添忧愧

1. 慈禧独断

同治三年十一月，曾国藩诚恳驰奏，收到李鸿章派员从上海解送来的协饷银十七万两，湘军已遣散两万，其他各营正在筹集欠饷陆续裁撤，决定将金陵湘军裁撤十之八九。还详细奏报说，金陵裁撤之勇丁，已经先后分批返回湖南，且事先札飭沿途地方官招待，督促所有裁撤兵勇回到原籍。为策万全，两江总督衙门设立发审局，缉拿漏网的长毛余孽，并严督少数滞留金陵的裁撤兵勇，让朝廷消除猜忌。

曾国藩远在金陵，只能从一连串上谕中揣度朝廷——也就是精明干练的慈禧太后对自己与湘军的态度，无法获悉宫廷机密。他不知道，机敏的太后也对他和湘军用尽心机。

接到曾国藩已裁撤两万，还要将湘军裁撤十之八九的奏折后，朝中猜忌湘军的权贵个个高兴：湘军隐患消除，大清江山皇图永固！最高兴的，当然还是慈禧太后。

说来话长，当咸丰皇帝在热河驾崩的时候，慈禧表面上也悲痛欲绝，心里却暗暗得意：皇上唯一的儿子是她生出来的，皇位就是她儿子的。儿子才六岁，她要帮儿子掌好朝政。

慈禧是个机敏的女人，看出以肃顺为首的八位顾命大臣是儿子和自己的最大威胁，获得手握重兵的蒙满权贵胜保与僧格林沁支持，与咸丰的六弟恭亲王奕訢联手发动政变，将肃顺送上断头台，开始了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改年号“祥琪”为“同治”，寓意太后与皇帝共同治理江山，让奕訢为议政王主持朝政。慈安太后虽然是东宫，却为人

和善厌烦朝政，慈禧巧妙施展手腕，使得东宫对她言听计从。朝中大臣个个精明，深知西太后才是真正的皇太后，纷纷听从慈禧的旨意。慈禧明白，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与朝廷分庭抗礼，这是心头大患。她听从奕訢的劝告，重用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毅然改变咸丰皇帝在世时限制汉人掌权的国策，授予曾国藩两江总督实权，让他感恩戴德，竭尽全力消灭洪秀全和太平天国。

湘军节节获胜，她从心里高兴。但是，一个新的担忧笼罩心头：曾国藩的十二万湘军威震天下，能打败占据东南半壁的太平天国，万一他生出不臣之心，夺取儿子的江山，那如何是好？精明的慈禧这么担忧，蒙满亲贵和朝中忠心的汉大臣也分外担忧，于是乎周密策划。第一步，提拔敢于跟曾国藩分庭抗礼的左宗棠和沈葆楨，以分化湘军。第二步，在湘军围攻金陵之时，在武昌、扬州、镇江和皖北河南布下重兵严密防范。

当六百里捷报从江宁送到紫禁城的时候，她抱着九岁的小皇帝，高兴得热泪盈眶。当收到捷报后，她立即采取第三步，严旨斥责曾国荃部署失当，使得李秀成等逃逸，并追究金陵城里的金银财宝下落，给骄横的曾国荃当头一棒。在封赏功臣之时，又给予官文和李鸿章与曾国荃同等的伯爵。万一曾国荃有不臣之心，这些人会挺身而出。

曾国藩是聪明人，领会到上谕中“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乘恩眷”的弦外之音，主动上奏裁撤湘军，停止广东、江西、湖南厘金，并请求曾国荃开缺回籍养病。机敏果敢的慈禧太后顺水推舟批示同意，如今数万湘军裁撤回籍了，她终于放下一半心来。

这天清晨，三十岁的慈禧早早醒来。起床之后，她让贴身太监安得海侍奉洗了脸，漱了口，梳了头，又招呼安得海陪她出门在养心殿

里面散步。今天上午，她要 and 慈安太后一起，与两位皇亲商量一件极其秘密的大事，却不请议政王奕訢参与。这几年来，她越来越觉得议政王奕訢办事干练，在洋人和汉大臣中威望太高，唯恐对小皇帝不利。在朝议上，僧格林沁等人提出要把金陵的金银财宝收缴户部，并解散湘军，恭亲王却说曾国藩功勋盖世，已主动提出裁撤湘军，应该免于追究，以避免新的动乱，获得很多大臣支持。慈禧同意了，更觉得恭亲王权威太高，决定削减他的权威，以免萧墙之祸。今天要召见的两位皇亲，是咸丰皇帝的异母弟、自己的亲妹夫七爷醇郡王奕譞，还有咸丰皇帝的表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

奕譞的福晋是慈禧的亲妹妹，在政变中立过大功，更深得宠信。奕譞与奕訢政见大不相同，只信任蒙满，一贯防范汉人，对外则轻视排斥洋人，曾戏称六哥奕訢“鬼子六”。

僧格林沁是蒙古亲王，他率领的蒙古铁骑曾消灭太平天国北伐军，又打败张乐行的捻军，对八旗与绿营都看不上眼，更轻视曾国藩招募的湘军。没想到，曾国藩招募的湘军竟然攻克金陵，这让他格外窝火。湘军攻克金陵后疯狂抢劫，使得李秀成保护幼天王逃逸，朝野议论四起。僧格林沁派了几个机灵的心腹去秘密调查，掌握了湘军将领在金陵城里烧杀抢掠的实情，立即向皇太后、皇上密奏，意在追究湘军抢劫的金银财宝，撤销曾国藩兄弟的爵位，将湘军全部遣散。精明的慈禧觉得他太莽撞，不懂得治国权术，没有听他的。

令她高兴的是，汉大臣祁隽藻、御史蔡寿琪等人也纷纷上奏，指斥湘军凶残贪婪，曾国荃桀骜不驯，要谨防载舟之水能覆舟。慈禧心里颇感欣慰：汉人大臣毕竟还是忠于朝廷的多，正该利而用之！处置这十多万为朝廷立下显赫功勋的湘军是头等大事，必须运用智慧和权

谋。如今曾国藩主动奏请裁撤湘军，曾国荃又自请开缺回籍养病，这说明他们还是忠心的。慈禧顺水推舟，批准了曾国荃开缺回籍的请求，盯着曾国藩怎样裁撤湘军。这个问题能自行化解，避免了当今后世说朝廷亏待功臣的诟病，这是最好的结局。但曾国藩只裁撤了两万老弱，其他各营还在筹集欠饷陆续裁撤，这不可等闲视之。

僧格林沁和奕譞进了西暖阁，见两位皇太后端坐在炕上，赶紧跪下磕头。

“都请起来，今天是咱们家人聚会，不要讲这么多礼节。”慈禧对两个跪在自己脚下的男子嫣然一笑，伸手虚抬一下。两人心里感激，坐到两宫太后对面。宫女献茶，慈禧一挥手，所有宫女、太监都悄无声息退出去。

“姐姐，你先说吧。”尽管慈安比慈禧年纪小，但名分在慈禧之上，慈禧不得不让她先说。慈安微笑说：“我们姐妹之间不用客气，你就先说吧。”

“姐姐要我先说，我就先说几句。”慈禧说出了正题，“弘德殿的师傅要皇帝背书，皇帝就不来了；恭王事情多，也就没有叫他过来了。今天我们姐妹请僧王和七爷来，是要听听你们对湘军的看法。湘军攻克金陵后，放火烧毁长毛伪宫殿，金银都落入湘军私囊，朝野对此十分愤慨。不过，曾国藩主动奏请裁撤湘军，只能胡乱地遮掩过去。但曾国藩裁撤两万老弱，其他各营还在筹集欠饷，鲍超等精锐却保存好几万。两位王爷与国同体，你们说说，朝廷该如何处置。”

僧格林沁大声说：“太后，这次打下金陵，金银财宝都被湘军抢得精光，连江南女子也给他们抢完了。老百姓都说湘军是强盗，比长毛还要坏。奴才建议，干脆削掉曾家兄弟的爵位，把湘军全部遣散，

派我八旗子弟兵进驻江宁城。”

慈安微笑说：“僧王说的不无道理。但曾国荃自请开缺回籍养病去了，湘军已裁撤两万，各营正在陆续裁撤，贸然将他们兄弟削去爵位，别人会说朝廷兔死狗烹，恐怕不好。”

“湘军本来是团练，仗打完了，就得解散。现在还保留精锐，分明是不臣之心。”僧格林沁率蒙古铁骑消灭了北伐太平军，这两年又在安徽雒河集打败数十万捻军，更加骄横跋扈。两宫太后都知道他的脾气，相视一笑不置可否。

奕譞说：“太后，依奴才看，曾国藩以儒臣带兵，一向谨言慎行，但曾国荃却十分骄狂贪婪。这次打下金陵，曾国荃的湘军把伪王宫王府抢劫精光，曾国藩却上奏说金陵并无金银货财，分明是帮弟弟欺骗朝廷。其他被裁撤湘军还没有离开，此事不能大意。”

慈禧问道：“依七爷的意思，湘军必须全部解散？”

奕譞沉思说：“现在还有十多万残余长毛，当然还要湘军去剿灭。奴才以为，宣布裁撤的部队要限期回籍，鲍超的霆军必须归朝廷节制。”

“七爷这个办法稳妥。”慈安立即表态赞成。

慈禧暗暗赞赏这个妹夫心思周密，微笑说：“七爷这个主意很好。要曾国藩督促裁撤部队回籍，将鲍超从湘军中调开，这样最好。”

慈禧比他们想得深远：曾国藩的湘军对朝廷有大功，若干出兔死狗烹的事情，叫天下臣子寒心，会动摇儿子的江山根基。再说，皖豫一带的捻军、陕甘一带的回民闹得很厉害，僧王的蒙古铁骑未必能对付，很可能还要靠曾国藩去剿平。如今他保留三万精锐，保障江南不出事，对巩固儿子的江山很有利。一旦需要曾国藩出马，再叫他招募新军就是了。更重要的是，有曾国藩带头效忠朝廷，今后左宗棠的楚军、李

鸿章的淮军就得乖乖学样。如果曾国藩不裁撤湘军，左宗棠、李鸿章群起效尤，那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好的办法是不露声色，对他们分而治之。

“我听说，许多湘军将领把在金陵抢劫到的金银财宝运往湖南老家去，只有彭玉麟的水师是干净的，有没有这件事？”慈禧提出一个疑问。

僧格林沁抢着说：“回禀太后，奴才秘密派人到金陵打听过，彭玉麟一贯‘不要钱，不要命，不要官’，他的水师没有参与抢劫，还给曾国藩写信，要他大义灭亲，算得上湘军中的奇男子。如今秦淮河两岸的船只装满金银货财，都是湘军官勇洗劫金陵所得，正在运往湖南。奴才曾上奏太后、皇上，请求下令江西、湖北两省，凡开往湖南的船只，一律严厉检查。不知太后和皇上如何处置？”

慈禧心里已经有了主意，却不直接回答，转过脸对慈安说：“姐姐，时候不早了，僧王和七爷也累了，今天就谈到这里吧。你看呢？”

慈安是个老实人，心里没有慈禧这么多的城府，犹豫说：“是有些累了。不过，曾国藩的湘军精锐还没想出对策，是不是明天再请七爷过来商量？”

“过几天再说吧。”慈禧说着起身，慈安也跟着起身，僧格林沁和奕譞连忙起身跪安。

慈禧扫了两人一眼：“今天是咱们自家人在这里闲聊，出去后，谁也不能跟外人说哦！”

“奴才明白。”僧格林沁心里一震，赶紧答应。

慈禧回到西阁，吃了一些点心，美美地睡午觉。醒来，她又想起上午的密谈，僧王忠心勇猛，却不懂得治国权谋，还是自己的亲妹夫

主意多一些。她曾帮咸丰皇帝批阅奏章，懂得帝王心术，固然要听取臣下建议，最终还得由自己拿主意，不能让臣下揣摩。她亲自拟好一道上谕，由兵部派折差送往金陵。

2. 保留精锐

送走开缺回籍养病的九弟，曾国藩搁在心头的石头落了地。现在的问题，是尽快将那些裁撤的兵勇遣送回籍，避免他们闹事。

曾国藩明白，要彻底裁撤老弱疲软，只保留精锐，而且必须尽快。只有这样，才能让皇太后、皇上安心，也让天下悠悠之口无可指责。他心里比所有人更清楚：这支以往充满忠义血性的湘军，逐渐蜕变成贪婪凶残的虎狼之师。攻克金陵之后，许多将士抢劫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已经没有了奋斗目标。宣布裁撤的决定后，军营不时发生索饷、闹饷的事件，更刻不容缓。只有这样，才能保全自己和整个家族以及所有将士的平安富贵。

曾国藩命令赵烈文重新拟奏稿，向皇太后和皇上表明：湘军水陆人马照朝廷的上谕保留三万，长江水师不动，太湖水师、宁国水师、淮扬水师各保留一千，驻守在江宁城内外的吉字营保留八千人，霆军保留四千，其余全部遣回原籍。

“大人，吉字营五万将士，只保留八千吗？”赵烈文惊异地询问。

“只保留八千，其余全部裁撤。”

“大人，听说刘松山、张诗日治军严厉，松字营、诗字营的军纪比其他营都要好。战乱还没有平息，鲍超和九帅的部属还得多留一些才行。”

曾国藩赞赏地看了他一眼，缓缓地说：“折子还是按我刚才说的拟。

霆军保留四千，松字营、诗字营，包括彭毓橘、刘连捷所部暂时不撤，保留八千以备急需。”

上谕传来令曾国藩高兴的朱批：朝廷从长远考虑，湘军不必全部裁撤，可保留三万左右兵力。这道上谕令他欣喜异常，决定长江水师不动，淮扬、宁国和太湖水师各保留一千人，吉字营保留八千人，鲍超的霆军保留四千人，其余张运兰的老湘营、萧启江的部队还有李续宜的旧部统统回老家去。

拜折的第二天，曾国藩将督署内参与赞画军机的幕僚召集到一起，宣布湘军裁撤十之八九的决定。幕僚们异口同声赞同，说这是极其明智的重大举措。有的说，军营里的官勇经常嫖赌斗殴，再不遣散，迟早会出大乱子。有的还援引白莲教平息后，团练相继解散的事例，说唯有这样才能使朝野安静。有的说得更坦率，此足以证明中堂忠君报国之心，将永远受到后世景仰，足以为乱臣贼子所惧。幕僚们的称颂，使曾国藩十分欣慰，更加坚定了裁撤的决心。不过，幕僚们都谈到欠饷的问题，这是裁撤湘军面临的大难题。

湘军组建十多年来，欠饷一直是困扰曾国藩的最大难题，拖欠三五个月、支发半饷是常事。九弟许诺城破之后大索三天，三天后才封刀，实际上是纵容部下洗劫打下来的城池，以解决粮饷激励士气，其他各军也争相仿效。唯有水师统领彭玉麟严肃军纪，部下抢劫的极少。欠饷严重，纵容抢劫，两者恶性循环，这是湘军日趋腐败的重要原因。据统计，湘军欠饷少的有四五个月，多的七八个月，总数多达五百万两以上。幕僚们都问：裁撤湘军，势必要补发欠饷，这个难题怎么解决？

曾国藩请他们献计献策，解决这个难题。众幕僚明白，欠饷问题不止湘军存在，绿营八旗中同样存在，朝廷绝对拿不出这么多银子来

发给湘军。众人绞尽脑汁，有人想到了发给盐抵欠饷，有人想到发动湘军将士捐献一些欠饷，让朝廷按捐献数目给予当地适当秀才、举人名额，让捐献的将士光耀乡里；还有人想到由朝廷发给欠饷凭据，以后逐年偿还，甚至还想到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划拨土地抵欠饷，各抒己见不一而足。曾国藩一一记下来，说这个难题不可能完全解决，但裁军要坚定不移地进行。

为了尽快裁军，曾国藩分别给吉字营、老湘营、果字营、霆军、正字营以及长江水师、宁国水师、太湖水师、淮扬水师统领们下达裁军的命令，限他们在十五天之内到江宁城禀报本营裁撤步骤。同时给李鸿章、左宗棠发出咨文，通报这个重要情况。

裁撤决定通报之后，城内外的五万陆军，以及从大胜关到草鞋峡的长江水面上的二万水师，几乎都在谈论裁军的事情。不少人愿意早日脱下戎装，回籍与亲人团聚。这些人中，有的是年岁大了，厌倦军旅生活；有的是打金陵时发了大财，巴不得回家买田起屋当财主；也有的是阅历广见识深了，厌倦这种你死我活的残酷生涯，情愿早日离开战场。

但是，还有相当多的人不想回老家去。他们习惯于大碗喝酒、大把花钱的痛快生活，不愿再回到穷乡僻壤去当乡巴佬。至于将官，他们明白，一旦裁军回去，就不过是一个财主罢了，哪里比得上如今的八面威风？所以，裁军的命令下达十多天了，金陵城内外数百个营房，几乎看不到执行的迹象，秩序反而更坏了。抢劫群斗、杀人放火的事件到处发生，各级军官不但无人制止，甚至参与其事。

裁撤将士一致索要欠饷，领不到欠饷就不肯离开军营，引起了曾国藩的深深不安。鲍超也从闽赣边界写信过来，说因欠饷严重，营中有人鼓动哗变，实在难以弹压。淮扬水师统领黄翼升、宁国水师统领

李朝斌也来禀报，说水师官勇长期在水上栖息，大部分得了风湿病，兄弟们要求补足历年欠饷，还要发一点医药费。曾国藩板着脸说：欠饷都不能补足，何来医药费？能平安回家就是天大幸事，你们不要异想天开！

曾国藩想来想去，欠饷固然是重要原因，主要还在于各级将官的抵触。湘军历来是兵归将有，只要将官战死或调离，兵勇便自动解散，李臣典与萧孚泗所部就是这样先打发的。为今之计，必须快刀斩乱麻，先裁撤再解决欠饷！至于欠饷，他从幕僚们的意见想好了解决办法。

他把各营营官召集到一起开会，先赞扬了湘军将士与长毛血战的功勋，然后苦口婆心要他们体谅朝廷难处。那些人只知道杀人抢劫，哪里听得进为国分忧的大道理？一个个叽叽喳喳，咬定要补发欠饷才能回家去。曾国藩三角眼一瞪，沉声说：“诸位兄弟，既然你们听不进去，我就顾不得情面了。你们扪心自问，我湘军的饷银比绿营高不高？”

“高得多！”“一个什长的饷银，比绿营参将还要高呢！”“要不是饷银高，我们也不跟随大人当湘军了！”说到饷银，那些头脑简单的武夫一个个眉开眼笑。

“你们明白就好。”曾国藩摆摆手，冷冷地打断他们，“我提醒你们：朝廷给湘军拨发饷银，缴获的财物都应该上缴给朝廷。军法明令，胆敢私吞缴获财物者，轻则革职，重则杀头。然而，我湘军作战十年，打下上百座城池，最要紧的是此次攻克金陵，你们上缴了多少金银财物？那些缴获的金银财物，究竟到哪里去了？”

“这个嘛……”那些将官一个个面面相觑，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曾国藩的三角眼迸出寒光，在他们脸上缓缓移动，所有的眼睛都惊慌地避开。他这才冷笑说：“哦，怎么不说了？你们都知道，朝廷严

旨追查金陵的金银财物，户部要用来补发历年欠饷，你们谁能逃脱得了干系？真要那样，别说什么欠饷，你们到手的金银财物通通得交出来，朝廷赏赐的官衔统统取消，难保不到刑部大狱去关上三五载，还要连累子孙后代。为了保全你们，九帅先自请开缺回籍去了，你们明白吗？”

“明白明白！”“全靠大人和九帅替我等担当！”那些人一个个把头点得像鸡啄米一般，声音里透出感激。

“你们嘴里都说明白，我看你们并不明白。”曾国藩将语气放缓了，“此次上谕要将缴获上交户部，用于补发欠饷，谁也顶不住。为了替你们担待，九帅只得自请开缺回籍养病去了，你们是他的忠勇部下，怎么不想一想？”

那些人明白，自己抢劫到手的远远超过欠饷，说金陵城没有金银，只能欺瞒朝廷，却瞒不过这位精明的统帅。曾大人已经让亲弟弟开缺回籍了，自己又算哪棵葱呢？

曾国藩诚恳地说：“你们回去告诉手下弟兄，把各自积攒下来的钱财带回老家去享福，比什么都要好。至于欠饷，各军都有，朝廷实在一时拿不出，我已上奏朝廷想好了解决办法。愿意要盐的，我发给盐抵饷银，运回湖南能有十倍之利；愿意捐献的，我也上奏朝廷，为其家乡增加秀才、举人名额，这是十分光彩的事情；如果只要银子，我上奏朝廷发给分期兑现的银票，逐年生息，二十年内可在本县取回全部欠饷，细水长流慢慢享用。总而言之，你们都是国家功臣，要善始善终，不要自取罪戾才好。”

曾国藩这么一说，那些将官一个个心思活泛起来。抢劫到的钱财历来按官职分配，官职高的分得多，官衔低的分得少，那些亡命之徒背地里怨恨，难保不暗地里下黑手，还是及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为妙。